

大瓜录

120
84479
5

匏瓜錄卷之七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大學

朱子序

東陽許氏分大學序作三節看誠爲未當蔡虛齋分作四節頗爲近之然於書法兩字提掇轉折處亦未中情愚意當分五節看第二節第三節與蔡同而以第四節分爲三節首兩句分不得一節亦未是一序大旨不過是通篇略起語如文字破題相似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所能及爲第一節備言古昔盛時君師之職兼盡大學之教盛行當

是時但有教人之法而不必有教人之書及周之衰至以發其意此第二節又言世衰道微君師不得其人學校之政亦廢而大學教人之法幾於亡矣聖人憂法之亡也於是作爲此書以著其法而曾氏又作傳以發明之法變而爲書此其時也及孟子沒至壞亂極矣此第三節甚言世道人心大壞極弊微獨不知有大學之法并不知有大學之書而聖賢詔告來世之心幾無所用矣天運循環至復明於世此第四節乃言天生程氏兩夫子實始表彰此書使斯世知有大學之書亦因以識古者大學教人之法雖以熹之不敏至末爲第五節又言程夫子固尊信此書而

簡篇之中猶有放失猶有闕略則今日章句之作亦自有
必不容已者朱子之意推程子以及孟子上及孔氏分經
分傳綱領條目攷訂精詳開示親切大學教人之法雖未
能見諸行事而大學之書則已大明於世矣俯仰千數百
年之間污隆興廢感慨係之平鋪直敘之中曲盡抑揚唱
歎之致歐曾有其文而無其理程張有其理而無其文中
庸序亦然

九傳

八條目所存五傳修齊治平皆連接上文相承推說誠意
一章首句不頂致知突然便起另爲一格末後說到心廣

李氏金
體胖分明省卻正心一傳而直接修身聽訟一節情事不
倫強以類推似與新民頗近而傳中亦無處安插闕疑可
也朱子因知本一語遂分此節爲釋本末但本末一條不
在三綱領八條目之數不須立傳本末有傳則終始亦宜
有傳今含終始而專釋本末何歟又況本末云云聖經卒
章重復詳說此後亦無煩再釋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文
無所屬然其爲物格知至本傳之結語此則無可疑者此
朱子補傳之證也竊意大學初本通綱領條目止有九傳
而亡其一耳未必定有十傳也

補傳

晚宋時董文靖葉丞相王文憲諸公更定經傳以聽訟一節與物有本末一節補格物致知原傳後儒信從者頗多本朝方正學又將爲之篆刻以行世且題其後曰聽訟之說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又曰由家國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欲致知者舍聽訟何以哉正學之論如此其意只欲將聽訟一節與格物致知勉強捏合故不覺其言之過也蔡虛齋又更定董王之書以物有本末一條爲先知止有定爲次而聽訟爲終自謂得其次第然三節中言物言知止言知本而致知之實功格物之正義絕無一言道著若以此便爲大學完書則當時作傳之

意亦不應苟簡如此

在明明德

朱子明德註可謂源委悉備無復遺議矣愚嘗反覆潛玩私心猶有未安也欲爲僭刪一字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衆理以應萬事者也蓋衆理卽是明德著一以字其中似有合縫而字雖無病但旣去以字必易而字則句法方有力以此舉似他人但茫然相視恨不及朱子之門而稟裁可否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註云所厚謂家也則所薄者當指國與天下矣此意非泛

泛添入蓋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皆末也概以末言則親疏遠邇皆無辨矣故經於末字中又分出差等以見本之不同端則若親若疏若近若遠無不相從而亂甚言身之不可不修也修身是八條目總滙處

八條目

眞西山先生曰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皋陶謨曰愼厥身修思永愼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思齊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自古聖

賢論治未有不自身而推之天下者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後學以從入之途厥功大矣

盤銘

武王之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宜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愚按湯武之銘盤則同而其取義則異湯之意歸於修己武之意歸於用人雖皆觸目警心之言而湯銘尤覺親切

於緝熙敬止

緝熙點字毛鄭俱解爲光明然至學有緝熙于光明便疊

砌說不去如云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此是何等文理詳熙字始見於二典其熙庶績熙帝載書傳皆解爲廣竊意詩義亦當從此緝續也言其無間斷也熙廣也言其無虧欠也無間斷則無時不敬無虧欠則無事不敬矣此與註中無不敬而安所止意甚浹洽卽成王言學當亦不外繼續充廣之以至於光明者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此兩句不必粘定小人但推開說蓋誠中形外此理之常小人乃欲掩不善而著其善正是不誠於中而欲形於外此固事理之所必無者則亦何益之有哉此節一反下雨

節一正富潤屋德潤身此卽誠中形外之驗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四者皆心之所不能無而實非心之所本有不能無者心之感也本非有者心之體也物感之際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當好樂而好樂當憂患而憂患物感旣移則此心湛然雖忿懣而實無忿懣雖恐懼而實無恐懼雖好樂而實無好樂雖憂患而實無憂患也蓋物感雖有來去而此心曾無將迎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心又何不正之有不能如此而或先事安排或事後留滯此心旣有所係而失其靜虛膠膠

擾擾之間心已不得其正更不待欲動情勝見之於用而後爲不得其正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通章只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而齊家在修其身之意自在言外故諺節引證上文故好三句蓋子之惡苗之碩其易知者而猶莫之知況於好而能知惡惡而能知美乎正爲好知其惡惡知其美者天下所鮮故有如諺之所譏云云者反覆一意非分上節爲身不修下節爲家不齊也蓋人能修身則性情中正發不過則何辟之有常人不能修身則反爲情所用或親愛則但知親愛賤惡則但知賤

惡以至畏敬哀矜敖惰無不皆然既有偏辟家何能齊其
辟處正是身不修所致非指辟處爲身不修也身不修意
當補在人之其所上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朱子有云敖惰兩字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
語以發明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之不至於可
親愛可畏敬下之不至於可哀矜可賤惡使人視之泛然
不入於念慮者耳然於此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其敖
忽而忘之哉

忠信

發已自盡爲忠謂凡發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稍有苟簡之意也循物無違謂信謂言語之出循其物之真實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背戾此二語蓋出明道三省節註盡已以實二語又出伊川朱子本經作傳斟酌引用各有攸當非偶然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春秋時所稱聚斂臣正如冉有之於季氏乃忠於所事而爲之求富耳其所設施自與盜臣異故孟獻子分別言之若後世之聚斂臣則不然外託急公而內營私計其取諸民者固無不盡然歸於上者有限私於己者無厭不居盜

臣之名而有盜臣之實真夫子所謂穿窬之盜也昔諸葛忠武侯之表後主也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夫不以背公罔上蠹國殃民爲負陛下而卽以廩餘粟庫餘財爲負陛下推之富家臚仕惡止云負直當被以無君之惡猶恐未蔽厥辜耳嗟乎忠武侯而後具臣萬億泰甚者固見絕於獻子其餘錚錚自好亦孰非負陛下者表僅六十言似纖細而實正大似淺近而實懇至讀者凜凜較之獻子所言曉人尤易

中庸

朱子序

序中自虛靈知覺至無過不及之差矣一段二百字此雖朱子之言然使舜禹自相講明亦不過此其言簡而該深而顯理欲之界聖愚之分本體上工夫工夫中本體發明詳盡纖悉具見虞廷授受以後十六字之傳數千年未能揭其旨者朱子於此非徒默識心融已也蓋亦躬行而得之者歟○整菴羅先生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程子嘗有是言旣自以爲未當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猶有用程子舊說處如書傳釋人心道心皆指爲已發中庸序中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一語亦皆已發之意愚謂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虞書之所謂道心卽所謂未發之中也整菴之說誤矣凡言心有指已發而言者亦有指未發而言者皆指已發不兼未發言故程子以爲未當非謂已發之說盡非也道心非已發此亦無庸多辨但未發之際渾然在中湛一虛明之體微獨不可名之爲人心亦何從名之爲道心必待感物而動然後人心道心可得而分焉豈可強以道心爲未發之中乎至於道心性也人心情也之說亦非確論道心固不離於性然謂之心則指其涉於人爲者言之故朱子不以天命之性爲道心而必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